

中小學生古典文學修養文庫

中國古代言情小說選

本書編委會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 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文库 编委会编 北京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，1995
ISBN 7-307-01400-0
I. ①中... II. ①中... III. ①古典文学 基本知识 中学生 课外读物 ②古典文学 基本知识 小学生 课外读物 IV. ①I207.62 ②I207.62

I ①中... II ①中... III ①古典文学 基本知识 中学生 课外读物 ②古典文学 基本知识 小学生 课外读物 IV ①I207.62 ②I207.62

中国古代言情小说选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河北保定前进印刷厂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：12.5
1995年 1月第 1版 1995年 1月第 1次印刷
字数：250千字 印数：1000—5000
(每套 10本) 总定价：15.00元

《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刘文武 蒋卫杰

副主编：邓先明 刘叶青

乔晓燕

编 委：丁 岚 王忠斌

刘 力 刘卫军

徐 晋

目摇录摇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(员) |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|
| (员 猿) |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|
| (猿 猿) |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|
| (缘 怨) | 卖油郎独占花魁 |
| (怨 怨) | 苏小妹三难新郎 |

金玉奴棒打薄情郎

枝在墙东花在西，摇摇自从落地任风吹。

枝无花时还再发，摇摇花若离枝难上枝。

这四句乃昔人所作弃妇词。言妇人之随夫，如花之附于枝；枝若无花，逢春再发；花若离枝，不可复合。劝世上妇人事夫尽道，同甘同苦，从一而终，休得慕富嫌贫，两意三心，自贻后悔。

且说汉朝一个名臣，当初未遇时节，其妻“有眼不识泰山”，弃之而去，到后来悔之无及。你说那名臣何方人氏，姓甚名谁。那名臣姓朱，名买臣，表字翁子，会稽郡人氏。家贫未遇。夫妻二口，住于陋巷蓬门。每日买臣向山中砍柴，挑至市中卖钱度日。性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肩上虽挑着柴担，手里兀自擎着书本，朗诵咀嚼，且歌且行。市人听惯了，但闻读书之声，便知买臣挑柴担来了。可怜他是个儒生，都与他买。更兼买臣不争价钱，凭人估值，所以他的柴比别人容易出脱，一般也有轻薄少年及儿童之辈，见他又挑柴，又读书，三五成群，把他嘲笑戏侮。买臣全不为意。

一日，其妻出门汲水，见群儿随着买臣柴担，拍手共笑，深以为耻。买臣卖柴回来，其妻劝道：“你要读书，便休卖柴；要卖柴，便休读书。许大年纪，不痴不颠，却做出

恁般行径，被儿童笑话，岂不羞死”买臣答道：“我卖柴以救贫困，读书以取富贵，各不相妨，繇他笑话便了。”其妻笑道：“你若取得富贵，也不去卖柴了。自古及今，那见卖柴的人做了官？却说这没把鼻的话”买臣道：“富贵贫贱，各有其时。有人算我八字，到五十岁上必然发迹。常言‘海水不可斗量’。你休料我。”其妻道：“那算命先生，见你痴颠模样，故意耍笑你。你休听信。到五十岁时，连柴担也挑不动，饿死是有分的，还想做官除是阎罗王殿上少个判官，等你做”

买臣道：“姜太公八十岁尚在渭水钓鱼，遇了周文王以后车载之，拜为尚父。本朝公孙弘丞相，五十九岁上还在东海牧豕，整整六十岁方才际遇今上，拜将封侯。我五十岁人发迹，比甘罗虽迟，比那两个还早。你须耐心等去。”其妻道：“你休得攀今吊古。那钓鱼牧豕的，胸中都有才学。你如今读几句死书，便读到一百岁，只是这个嘴脸，有甚出息，悔气做了你老婆你被儿童耻笑，连累我也没脸皮你不听我言，不抛却书本，我决不跟你终身，各人自寻道路，休得两相担误”

朱买臣道：“我今年四十三岁了，再七年，便是五十，前长后短，你就等耐也不多时，直恁薄情，舍我而去，后来须要懊悔。”其妻道：“世上少甚挑柴担的汉子？懊悔甚么来？我若再守你七年，连我这骨头不知饿死于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门，做个方便，活了这条性命”

买臣见妻决意要去，留他不住，叹口气道：“罢罢只顾你嫁得丈夫，强似朱买臣的便好”其妻道：“好歹强似一分儿说罢，拜了两拜，欣然出门而去，略不回顾。买臣愀然感

慨不已，题诗四句于壁云：

嫁犬逐犬，摇摇嫁鸡逐鸡。

妻自弃我，摇摇我不弃妻。

买臣到五十岁时，值汉武帝下诏求贤。买臣到西京上书，待诏公车，同邑人严助荐买臣是会稽人，必知水土民情利弊，即拜为会稽太守，驰驿赴任。会稽长吏闻新太守将到，大发人夫修治道路。买臣妻之后夫亦在役中。其妻蓬着跣足，随伴送饭；见太守前呼后拥而来，从旁窥之，乃故夫朱买臣也。买臣在车中一眼瞧见，还认得是故妻，遂使人招之，载于后车，到府第中。故妻羞惭无地，叩头谢罪。买臣教请他后夫相见。

不多时，后夫唤到，拜伏于地，不敢仰视。买臣大笑，对其妻道：“似此人未见得强似朱买臣也。”其妻再三叩谢，自悔有眼无珠，顾降为婢妾，伏事终身。买臣命取水一桶，泼于阶下，向其妻说道：“若泼水可复收，汝亦可复合。念你少年结发之情，判后园隙地与汝夫妇耕种自食。”其妻随后夫走出府第。路人都指着说道：“此即新太守旧夫人也。”于是羞极无颜，到于后园，遂投河而死。有诗为证：

漂母尚知怜饿士，摇摇亲妻忍得弃贫儒。

早知复水难收取，摇摇悔不当初任读书。

又有一诗说欺贫重富，世情皆然，不止一买臣之妻也。诗曰：

尽看成败说高低，摇摇谁识蛟龙在污泥？

莫怪妇人无法眼，摇摇普天几个负羁妻。

这个故事是妻弃夫的。如今再说一个夫弃妻的。一般是欺贫重富，背义忘恩，后来徒落得个薄幸之名，被人议论。

话说故宋绍兴年间，临安虽然是个建都之地，富庶之乡，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。那丐户中有个为头的，名曰“团头”，管着众丐。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，团头要收他日头钱；若是雨雪时，没处叫化，团头却熬些稀粥，养活这伙丐户，破衣破袄，也是团头照管；所以这些丐户，小心低气，服着团头，如奴一般，不敢触犯。

那团头见成收些常例钱，将钱在众丐户中放债盘利，若不兑有赌，依然做起大家事来。他靠此为生，一时也不想改业。只是一件：团头的名儿不好，随你挣得有田有地，几代发迹，终是个叫化头儿，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；出外没人恭敬，只好闭着门自屋里做大。

虽然如此，若数着良贱二字，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，到数不着那乞丐。看来乞丐只是没钱，身上却无疤痕。假如春秋时伍子胥逃难，也曾吹箫于吴市中乞食；唐时郑元和做歌郎唱莲花落，后来富贵发达，一床锦被遮盖。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。可见此辈虽然被人轻贱，到不比娼优隶卒。

闲话休题。如今且说杭州城中一个团头姓金名老大，祖上到他，做了七八个团头了，挣得个完完全全的家事，住的好房子，种的好田园，穿的好衣，吃的好食，真个廐多积粟，囊有余钱，使婢驱奴，虽不是顶富，也是数得着的富家了。那金老大有志气，把这团头，让与族人金癞子顶了，自己见成受用，不与这伙丐户歪缠。然虽如此，里中口顺，还只叫他是团头家，其名不改。金老大年五十余，丧妻无子，止存一女，名玉奴。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无瑕堪比玉，摇摇有态欲羞花。

只少宫妆扮，摇摇分明张丽华。

金老大爱此女如同珍宝，从小教他读书识字。到十五六岁时，诗赋俱通，一写一作，信手而成。更兼女工精巧，亦能调筝弄管，事事伶俐。金老大倚着女儿才貌，立心要将他嫁个士人。虽是那名门旧族中，急切要这一个女子，亦不易得，可恨生于团头之家，没有相求。若是平常经纪人家，没前程的，金老大又不肯扳了他。因此高低不就，把女儿直捱到一十八岁，尚未许人。

偶然有个邻翁来说：“太平桥下有个书生，姓莫，名稽，年二十岁，一表人才，读书饱学，只为父母双亡，家贫未娶，近日考中，补上太学生情愿入赘人家。此人正与令媛相宜，何不招之为婿？”金老大道：“就烦老翁作伐何如？”邻翁领命，径到太平桥下，寻那莫秀才，对他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祖宗曾做过团头的，如今久不做了，只贪他好个女儿，又且家道富足。秀才若不弃嫌，老汉即当玉成其事。”

莫稽口虽不语，心下想道：“我今衣食不周，无力婚娶，何不俯就他家，一举两得？”也顾不得耻笑，乃对邻翁说道：“大伯所言甚妙。但我家贫乏聘，如何是好？”邻翁道：“秀才但是允从，纸也不费一张，都在老汉身上。”

邻翁回复，两相情愿，择吉连姻。金家倒送一套新衣与莫秀才穿着了过门成亲。莫生见玉奴才貌，喜出望外，不费一钱，白白的得了个美妻，又且丰衣足食，事事称怀，就是朋友辈中晓得莫生贫苦，无不相谅，到也没人去笑他。

到了满月，金老大备下盛席，教女婿请他同学会友饮酒，荣耀自家门户，一边吃了六七日酒。何期恼了族人金癞子。那癞子也是一班正理。他道：“他也是团头，我也是团

头，只你多做几代，挣得钱钞在手，论起祖宗一派，彼此无二。侄女玉奴招婿，也该请我吃杯喜酒。如今请人做满月，开宴六七日，并无三寸长一寸阔的请帖儿到我，你女婿做秀才，难道就做尚书宰相？我就不是亲叔公，坐不起凳头？直恁不觑人在眼里我且去蒿恼他一场，教他大家没趣”叫起五六十个丐户，一齐奔到金老大家里来。但见：

开花帽子，打结衫儿。旧席片，对着破毡条；
短竹根，配着缺糙碗。叫爹，叫娘，叫财主，门前
只见喧哗；弄蛇，弄狗，弄猢猻，口内各呈伎俩。
敲板唱杨花，恶声聒耳；打砖搽粉脸，丑态逼人。
一班泼鬼聚成群，便是钟馗收不得。

金老大听得闹吵，开门看时，那金癞子领着众丐户，一拥而入，嚷做一堂。癞子径奔席上，拣好酒好食，只顾吃，口里叫道：“快教侄婿夫妻拜见叔公”唬得众秀才站脚不住，都逃席去了，连莫稽也随着众朋友躲避。

金老大无可奈何，只得再三央告道：“今日是我女婿请客，不干我事，改日专治一杯与你陪话。”又将许多钱钞，分赏众丐户；又抬得两瓮好酒，和些活鸡活鹅之类，教众丐户送去癞子家，当个折席。直乱到黑夜，方才散去。

玉奴在房中气得两泪交流。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，次早方回。金老大见女婿，自觉出丑，满面含羞。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乐，只是大家不说出来。正是：

哑子尝黄柏，摇摇苦味自家知。

却说金玉奴只恨自己门风不好，要挣个出头，乃劝丈夫刻苦读书。凡古今书籍，不惜价钱买来，与丈夫看；又不吝供给之费，请人会文会讲；又出赀财，教丈夫结交延誉，莫

稽繇此才学日进，名誉日起，二十三岁发解，连科及第。这日琼林宴罢，鸟帽宫袍，马上迎归，将到丈人家里，那街坊上人争先来看。儿童辈都指道：“金团头家女婿做了官也。”

莫稽在马上听得此言，又不好揽事，只得忍耐；见了丈人，虽然外面尽礼，却包着一肚子忿气，想道：“早知有今日富贵，怕没王侯贵戚招赘为婿，却拜个团头做岳丈，可不是终身之玷养出儿女来，还是团头的外孙，被人传作话柄如今事已如此，妻又贤慧，不犯七出之条，不好深绝得。正是事不三思，终有后悔。”为此心中快快，只是不乐。

玉奴几遍问而不答，正不知甚么意故。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贵，却忘了贫贱的时节，把老婆资助成名一段功劳，化为冰水。这是他心术不端处。

不一日，莫稽谒选，得授无为军司户。丈人治酒送行。此时众丐户料也不敢登门吵闹了。喜得临安到为军是一水之地，莫稽领了妻子登舟赴任。行了数日，到了采石江边，维舟北岸。其夜月明如昼，莫稽睡不能寐，穿衣而起，坐于船头玩月，四顾无人，又想起团头之事，闷闷不悦。忽然动一个恶念：除非此妇身死，另娶一人，方免得终身之耻。心生一计，走进船舱哄玉奴起来看月华。

玉奴已睡了，莫稽再三逼他起身。玉奴难逆丈夫之意，只得披衣走至马门口，舒头望月，被莫稽出其不意，牵出船头，推堕江中。悄悄唤起舟人，分付：“快开船前去，重重有赏，不可迟慢。”舟子不知明白，慌忙撑篙荡桨，移舟于十里之外。住泊停当，方才说适间奶奶因玩月堕水，捞救不及了，却将三两银子赏与舟人为酒钱。舟人会意，谁敢开口。船中虽跟得有几个蠢婢子，只道主母真个坠水，悲泣了

一场，丢开了手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

只为团头号不香，摇摇一朝得意弃糟糠，
天缘结发终难解，摇摇赢得人呼薄幸郎。

你说事有凑巧。莫稽移船去后，刚刚有个淮西转运使许德厚，也是新上任的，泊舟于采石北岸，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坠水处。许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，开怀饮酒，尚未曾睡。忽闻岸上啼哭，乃是妇人声音，其声哀怨，好生凄惨，忙呼水手找看，果然是个单身妇人，坐于江岸，便教唤上船来，审其来历。原来此妇正是无为军司户之妻。金玉奴初坠水时，魂飞魄荡，已拼着必死，忽觉水中有物托起两足，随波而行，近于江岸。玉奴挣扎上岸，举目看时，江水茫茫，已不见了司户之船，才悟道丈夫贵而忘贱，故意欲溺死故妻，别图良配；如今虽得了性命，无处依栖，转思苦楚，以此痛哭；见许公盘问，不免从头至尾细说一遍；说罢，哭之不已。连许公夫妇都感伤坠泪，劝道：“汝休得悲啼，肯为我义女，再作道理。”

玉奴拜谢。许公分付夫人，取干衣替他通身换了，安排他后舱独宿，教手下男女都叫他小姐；又分付舟人不许泄漏其事。

不一日，到淮西上任，那无为军正是他所属地方，许公是莫司户的上司，未免随班参谒，许公见莫司户，心中想道：“可惜一表人才，干恁般薄幸之事”

约过数月，许公对僚属说道：“下宫有一女，颇有才貌，年已及笄，欲择一佳婿赘之。诸君意中有其人否？”众僚属都闻得莫司户青年丧偶，齐声荐他才品非凡，堪作东床之选。许公道：“此子我亦属意久矣。但少年登第，心高望

厚，未必肯赘吾家。”众僚属道：“彼出身寒门，得公收拔，如蒹葭衣玉树，何幸如之？岂以入赘为嫌乎？”许公道：“诸君既酌量可行，可与莫司户言之。但云出自诸公之意，以探其情，莫说下官，恐有妨碍。”

众人领命，遂与莫稽说知此事，要替他做媒。莫稽正要攀高，况且联姻上司，求之不得，便欣然应道：“此事全仗玉成，当效衔结之报。”众人道：“当得，当得。”随即将言回复许公。许公道：“虽承司户不弃，但下官夫妇钟爱此女，娇养成性，所以不舍得出嫁。只怕司户少年气概不相饶让，或致小有嫌隙，有伤下官夫妇之心。须是预先讲过，凡事容耐些，方敢赘入。”

众人领命，又到司户处传话。司户无不依允。此时司户不比做秀才时节，一般用金花彩币，为纳聘之仪，选了吉期，皮松骨痒，整備做转运使的女婿。

却说许公先教夫人与玉奴说：“老相公怜你寡居，欲重赘一少年进士，你不可推阻。”玉奴答道：“奴家虽出寒门，颇知礼数。既与莫郎结发，从一而终。虽然莫郎嫌贫弃贱，忍心害理，奴家各尽其道，岂肯改嫁，以伤妇节？”言毕，泪如雨下。夫人察他志诚，乃实说道：“老相公所说少年进士，就是莫郎。老相公恨其薄幸，务要你夫妻再合，只说有个亲生女儿，要招赘一婿，却教众僚属与莫郎议亲。莫郎欣然听命，只今晚入赘吾家。等他进房之时，须是如此如此，与你出这口呕气。”

玉奴方才收泪，重匀粉面，再整新妆，打点结亲之事。到晚，莫司户冠带齐整，帽插金花，身披红锦，跨着雕鞍骏马，两班鼓乐前导，众僚属都来送亲，一路行来，谁不喝采

可是：

鼓乐喧阗白马来，摇摇风流佳婿实奇哉。

团头喜换高门眷，摇摇采石江边未足哀。

是夜转运司铺毡结采，大吹大擂，等候新女婿上门。莫司户到门下马，许公冠带出迎，众官僚都别去。莫司户直入私宅。新人用红帕复着，两个养娘扶将出来。掌礼人在槛外喝礼。双双拜了天地，又拜了丈人丈母，然后交拜，礼毕，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。

莫司户此时心中如登九霄云里，欢喜不可形容，仰着脸昂然而入。才跨进房，忽然两边门侧里走出七八个老妪丫鬟，一个个手执毛竹细棒，劈头劈脑打将下来，把纱帽都打脱了。肩背棒如雨下，打得莫司户叫喊不迭。正没想一头处，慌做一堆蹭倒，大叫“岳父岳母救命”

正在危急，只听得房中娇声宛转，叫道：“休打杀薄情郎。且唤来相见。”众人方才住手。七八个老妪丫鬟，扯耳朵拽胳膊，好似六贼戏弥陀一般，脚不点地，拥到新人面前。司户口中还说道：“下官何罪？”举目看时，花烛辉煌，照见上边端端正正坐着新人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故妻金玉奴。莫稽此时魂不附体乱嚷道：“有鬼有鬼”众人都笑起来。只见许公自外而入，叫道：“贤婿休疑。此乃吾采石江头所认之义女，非鬼也。”

莫稽心头方才住了跳，慌忙跪下，拱手道：“我莫稽知罪了，望大人包容之。”许公道：“此事与下官无干。只吾女没说话就罢了。”玉奴唾其面骂道：“薄幸贼，你不记宋弘有言：‘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’当初你空手赘入吾门，亏得我家资财，读书延誉，以致成名，侥幸今

日。奴家指望夫荣妻贵，何期忘恩负本，就不念结发之情，恩将仇报，将奴推坠江心。幸得上天可怜，得遇恩爹提救，收为义女；不然，一定葬于江鱼之腹，你却于心何忍今日有何颜面，再与你完聚”说罢，放声大哭，千薄幸万薄幸骂不住口。

莫稽满面羞惭，闭口无言，只顾磕头求恕。许公见骂得够了，方才把莫稽扶起，劝玉奴道：“我儿息怒。如今贤婿悔罪，料然不敢轻慢你了。你两个虽是旧日夫妻，在吾家只如新婚花烛。凡事看我之面，闲言闲语，一笔都勾罢。”又对莫稽道：“贤婿，你自家不是，休怪别人。今宵只索忍耐，待我教你丈母来解劝。”说罢，出房。少刻夫人来到，又调停了许多说话。二人方才和睦。

次日，许公设宴管待新女婿，将前日所下金花彩币依旧还道：“一女不受二聘。贤婿前番在金家已费过了，今番下官不敢重叠收受。”莫稽低头无语。许公又道：“贤婿常恨令岳翁卑贱，以致夫妇失爱，几乖伦理。今下官备员转运，只恐官卑职小，尚未满贤婿之意。”莫稽涨得面皮红紫，只是离席谢罪。有诗为证：

痴心指望缔高姻，摇摇谁料新人是旧人？

打骂一场羞满面，摇摇问他何取岳翁新？

自此莫稽与玉奴夫妇和好，比前加倍。许公与夫人待玉奴如真女，待莫稽如真婿。玉奴待许公夫妇亦与真爹妈无异，连莫稽都感动了，迎接团头金老大在任所奉养送终。后来许公夫妇之死，金玉奴皆制重服，以报其恩。莫稽年至五十余，先玉奴而卒。其将死数日前，梦神人对他说：“汝寿本不止此，为汝昔日无故杀妻，灭伦贼义，上干神怒，减寿

一纪，减禄三秩。汝妻之不死再合，亦是神明曲佑。一救无辜，一薄尔罪也。”莫稽梦觉嗟叹，对家人说梦中神语，料道病已不起。正是：

举心动念天知道，摇摇果报昭彰岂有私？

莫氏与许氏世世为通家兄弟，往来不绝。诗云：

宋弘守义称高节，摇摇黄允休妻骂薄情。

试看莫生婚再合，摇摇姻缘前定枉劳神。

（《古今小说》）

杜十娘怒沉百宝箱

扫荡残胡立帝畿，摇摇龙翔凤舞势崔巍。
左环沧海天一带，摇摇右拥太行山万围。
戈戟九边雄绝塞，摇摇衣冠万国仰垂衣。
太平人乐华胥世，摇摇永保金瓯共日辉。

这首诗，单夸我朝燕京建都之盛。说起燕都的形势，北倚雄关，南压区复真乃金城天府，万年不拔之基。当先洪武爷扫荡胡尘，定鼎金陵，是为南京。到永乐爷，从北平起兵靖难，迁于燕都，是为北京。只因这一迁，把个苦寒地面，变作花锦世界。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，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。这位天子，聪明神武，德福兼全，十岁登基，在位四十八年，削平了三处寇乱。那三处：

西夏哱承恩，日本关白平秀吉，播州杨应龙。

平秀吉侵犯朝鲜，哱承恩、杨应龙是土官谋叛，先后削平。远夷莫不畏服，争来朝贡。真个是：

一人有庆民安乐，摇摇四海无虞国太平。

话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间，日本国关白作乱，侵犯朝鲜。朝鲜国王上表告急，天朝发兵泛海往救。有户部官奏准：目今兵兴之际，粮饷未充，暂开纳粟入监之例。原来纳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：好读书，好科举，好交结，后来又有个小小